

·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关东 城播火

▲ 关东演义 ▼ 之三

杨
大
群
著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关东演义·之三

关东城播火

杨 大 群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之三

关东城播火

Guandongcheng Bohuo

杨大群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55,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17 $\frac{1}{2}$ 插页：2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3,000

特约编辑：寒溪 谢俊华 插图：杜凤宝

封面设计：勤学 责任校对：陈文本

统一书号：10158·836 定价：1.70元

目 录

- 第六十六回 家乡鱼食对口连吃五箸
大鼓书听入耳叫好三声…………… 1
- 第六十七回 捉奸细张学良亲斟美酒
呈密件送信人甘愿献身…………… 33
- 第六十八回 灵堂前尽孝道肝胆欲碎
议会中夺官位寸权必争…………… 42
- 第六十九回 蒋介石派密使催促易帜
林权助吊丧事少帅受勋…………… 59
- 第七十回 内部挤外部压激怒汉卿
两剂药三问卜枪毙杨常…………… 74
- 第七十一回 杨靖宇到抚顺挑亮明灯
赵得宝坐火炕盼望亲人…………… 92
- 第七十二回 魔窟里斗顽敌视死如归
法庭上斥昏官大义凛然…………… 114
- 第七十三回 罢掉官破掉财大摆花烛
气难咽话难说一命归西…………… 140
- 第七十四回 假奔丧彭汉贞威镇大院
真戏弄八闺女哭闹灵堂…………… 155

第七十五回	迎出殡于国英击棺三掌 坐喜车八闺女巧戏货郎.....	170
第七十六回	半截香满腹话梦长夜短 一勾月两腔情意绵志长.....	186
第七十七回	渡辽河遇险情掩护战友 借打猎闯瓜棚狐狸心肠.....	201
第七十八回	走水路话端阳少奇讲党 劫大车斥日货胡子赔情.....	221
第七十九回	迎福栈五太太添油加醋 张公馆四小姐指狗说鸡.....	248
第八十回	德义楼战群顽唇枪舌剑 蒙面人飞短刀临行留言.....	274
第八十一回	老矿工过生日斑斑血泪 穷闺女尽孝道心心相连.....	307
第八十二回	孙大柜带鬼子穿漏浑河 马入海救工友献身煤坑.....	321
第八十三回	岔路口李顺兴夜逢前妻 明心店记丑娘心碎如焚.....	341
第八十四回	接关系卖蛴蛴情真意切 见领导谈形势远瞩高瞻.....	359
第八十五回	为革命走关东割舍骨肉 迎逆流靠舵手转危为安.....	372

- 第八十六回 纺纱厂大门外横遭拘捕
监牢狱法庭上巧作斗争…………… 389
- 第八十七回 赴哈市两换车弃陆登船
得救助闯三湾江桥排险…………… 407
- 第八十八回 学理论辩是非分清敌我
大怠工逼路局初取胜利…………… 428
- 第八十九回 挽狂澜除叛徒齐心合力
迎新生挂牌子成立工会…………… 445
- 第九十回 调中央乘车船一路顺风
说策略指方向地阔天宽…………… 463
- 第九十一回 天地转巧中巧双女探监
风云变计中计只身越狱…………… 479
- 第九十二回 追踪急周旋妙误入梅斋
萍水逢父女义巧脱魔网…………… 501
- 第九十三回 张学良赴南京贵为上宾
彭汉贞去大连取来血帕…………… 514
- 第九十四回 草头屯李银姐逃出虎口
柳毛甸柳叶兰枪击仇人…………… 531

第六十六回

家乡鱼食对口连吃五箸 大鼓书听入耳叫好三声

专车的七、八、九三节车厢被炸得粉碎，整个专车扭成了麻花状，活似一条被踩扁了腰的蜈蚣，尾巴翘着，车头辘辘朝着天，只有车头烟筒还不时冒着烟和汽。

首先赶到现场的是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他大声喊着：“哪节车厢？大元帅在哪节车厢？”他边喊边用一只手抓着身上的武装带，一只手从腰间拔出了手枪。从歪斜着的前后几节车厢里爬出来的人，此刻听不清他的问话，都往炸塌的南满铁路交叉点跑，边跑边喊：“大元帅在这节车厢！……”他们脸上流着泪水，浑身上下的衣服由于烟熏火燎已经不成样子了。

齐恩铭命令宪兵立即把被炸碎的三节车厢围起来，开始动手撬门砸窗，“叮叮当当”的声音，好象在砸破铁桶。忽然，有人哭着嗓子喊：“大帅在这里！大帅在——这——里！”

张作霖的整个身子都被压在车窗子底下，幸亏一张桌子支撑着，他的脑袋才没有被砸扁。齐恩铭听到喊声，立即扑了过去，抱住大元帅的头，高声叫着：“大帅——大帅——”

张作霖满脸是血，两眼微微睁开，嘴里喃喃说着：“雷——？！炮——？！……”可见在专车遭炸的一刹那间，他的脑海里转念的是“春雷”、“礼炮”，根本没想到是遭炸弹。

这时被炸碎的破车厢里，突然往起一晃荡，好象从土里拱起个蘑菇，原来是占彪这个体态粗壮的家伙。在“轰隆”一声的当儿，他正手拄下巴颏，瞪圆两只眼睛看着车窗外边铁路旁闪闪而过的电线杆子和穷人的拥挤的小房，他耳朵里听着副官向大元帅报告，一路上的保护情况，他不时地把手按在匣枪把子上，嘴一咧咧地想：杂七杂八的家伙，谁能从我眼皮底下溜进来，我会一枪把他打冒泡了……

轰——占彪也不知道是怎么一股劲，好象有一个大力士，捏着他比牛腰还粗的脖子，一下子就塞进他坐位旁边的桌子底下去了，把他的脑袋撞昏了。现在，他一挺身子猛地站起身来，看见刘尚清省长和齐恩铭宪兵司令在围着从破车厢里扒出来的大元帅，大元帅的身上衣服撕得稀破烂。他扑上前去看见了大元帅身上的鲜血，此刻，他感到天坍地晃了。他疯狂地拔出匣枪，连连打了几枪，接着用枪把子砸着脑袋狂叫：“这是怎么的了？！我是水管没梁饭桶！还我大元帅！”枪把子把脑袋捣出几个紫色肉包。

这个彪形大汉的喊声，使刘尚清省长和齐恩铭都扭头看着占彪。刘尚清从慌张中镇静下来，猛地回身几步站在占彪跟前，拚着嗓门大声喊：“彪子，你信口开河，胡乱地喊啥！大元帅没有出事情，只是震昏迷了，给我赶快警戒，有一点差头，我掀掉你的脑袋！”

占彪被这个干巴老头子的几声喊叫镇住了，平日他根本不把这位省长看在眼珠里，也不知他嘴里咕囔些啥，只是车轱辘话来回转地说：“大元帅平安！洪福齐天！免灾消难……”他有些疯疯癫癫的了，几次脚下绊在炸碎的破车厢板子上，摔倒下去又滚爬起来。

这天早晨，为了迎接大元帅返奉，奉天省长刘尚清早早就起了床。他翻开大元帅由京返奉时的几份电报：

为电令新民等八县派警甲保护铁路桥梁。

新民、黑山、北镇、锦西、锦、兴城、绥中、义县知事，急省密顷奉大元帅冬日通电，贯彻息争宗旨，整率所部退回京师，中央政务暂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分别负责，等因合电，知照该县管境内线路桥梁，仰督飭警甲，事先妥为警备，毋稍疏办，切切省署冬成印。

民国十七年元月二日

在大元帅返奉前夕也有电发回：

大元帅返奉来电 天津

吴兴帅、刘省长、臧代督勋鉴，新统密大元帅江丑由京起节回奉，谨闻弟阍朝玺叩江印。

民国十七年六月三日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张作霖专车经过天津时也有电发回：

主座专车安全通过天津 塘沽

三份吴督办、刘省长、臧参谋长、吉林卜奎军民两署鉴安。密主座专车于今早六时半安全通过天津北上，特闻军事办公处江印。

民国十七年六月三日

主座专车过山海关电

限即刻到万急盛京吴督办、刘省长、臧参谋长、吉林卜奎军民两署鉴安。密主座专车于本日下午四时安抵榆关。特闻军事办公处江申印。

民国十七年六月三日下午六时

刘尚清省长心情舒畅些了，他合上电报本子，习惯地轻轻地拍了两下，站起身，走进饭房用过早点，又习惯地在小花园散了一会儿步，看时间差不多了，便驱车向车站赶去。

车站迎面挂着几条醒目的标语，上面写着：

“欢迎张大元帅回故里！”

“热烈欢迎德高望重的张大元帅！”

车站周围的各大小道口、胡同口、建筑物，戒备森严，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岗哨。

刘尚清来到车站，一看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心里很是得意。他走进车站，值日军官向他报告，说大元帅的专车已经驶出皇姑屯。这时，站台上一片肃静，军、警、宪都垂手站在划有白杠杠的线上，指挥官抽出了指挥刀，军乐队的指挥

晃起了手中那扎着彩穗子的指挥棒，随即响起了“咕咕嘎嘎”的军乐声。刘尚清走到“迎帅牌楼”跟前，抬头看了看自己亲手书写的“亘古一丈夫”的横额。这是张作霖非常欣赏的词句。然后，刘尚清漫步登上欢迎台，两条腿迈一步颤一下，好象在试着这台子的稳固性。

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此刻正站在欢迎台对面的指挥台上。他对下边人摆摆手，示意大家各就各位。然后，他跑上了天桥，嘴里喊道：“专车冒白烟过三洞桥了！”

这工夫，各国驻奉天领事馆的外交使团人员，也从站台东侧的贵宾出入口走了出来。

就在这时，传来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整个车站立刻晃了起来。齐恩铭被颠得象个球似地从天桥阶梯中间滚了下来。他爬起来稍微定了定神，肯定这响声是从三洞桥方向传来的，便飞身向站外跑去抓汽车。

刘尚清被这一声巨响震得一屁股坐在了欢迎台上的红地毯上。他用双手撑地，好不容易站起身来。他往四下张望，根本没想到大帅遭炸，而是疑心日本人在开始炮轰奉天城了。这时，奉天警察厅长跑过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刘省长，糟了大糕！大帅专车在三洞桥挨炸了。”他满脸是汗，面部肌肉猛劲地抽搐着。

刘尚清如梦方醒，他赶忙往乱了套的站台上看了一眼，说：“把站台上的秩序维持好！一个人也不许动，谁也不准出站台，违令者当场枪决！你懂吗？！”“那，外国人呢？”警察厅长问。

“统统赶到贵宾候车室去，加双岗。他们若问，就当他

们说是卫队车开得太快滑出了轨，大元帅立刻就到。有了差错，我要你的脑袋。”刘尚清说完，立刻要车往三洞桥赶去。马路上刹时扬起一阵尘土。

他到三洞桥现场一看，差一点晕了过去，但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他迅速地看了看周围的一切，忙叫身边的一个秘书把抱着大元帅脑袋的齐恩铭替下来。他招手把齐恩铭叫到身边说：“恩铭，这事非同小可，你赶快把这一带的军、警、宪集合起来，把这节车厢的现场围起来，至少要围三层。所有人的脸都要朝外，不准回头看半眼，违者立即枪毙！”

齐恩铭随即命令士兵们把现场围起来，转瞬间就围成了一道圆圈墙。刘尚清把刚从破车厢里爬出来的大元帅的贴身军医官叫到跟前，叫他赶快抢救大元帅，同时还让他对大元帅的伤情绝对保密。这工夫，张作霖已被扒出躺在废墟上。刘尚清抱着大元帅的脑袋，亲自和军医官把他安放在汽车里。在汽车没有开动之前，车里传出了刘尚清的声音：“大元帅，对呀，我是刘尚清！您认出我来了！大元帅您多保重！”这声音很清楚，周围的人全听见了。汽车开出现场，宪兵的值勤警车在前面开路，左右和后尾都有宪兵车保卫，直奔大帅府驶去。

车进大帅府，立即戒严了，除了抢救的医官外，其他人一律不准到大帅床前。省长刘尚清亲自坐在门旁值班，一刻不离，连抽大烟都在门口设的临时烟榻上抽。他被吓懵头了，事情过了二十多分钟，他忽然想起要保护好炸车现场，便命令军队赶赴三洞桥守卫。可是，赶到现场的人回来报告

说，现场已被日本守备队围了起来，里面正在“叮叮当当”地清除现场，不准中国人近前。日本守备队还开枪打死了几个逃跑的中国人，并把尸体抬回了三洞桥现场。

刘尚清闻讯，赶忙让大元帅办公厅出面和日本驻奉天领事馆交涉，要求日军立刻撤出现场，由中国指定的军队守护，否则，一切后果由日本政府承担。可是，日本驻奉天领事却答复说：“南满铁路纯属日本的势力范围，理应由日本军人维护治安，中国政府无权干涉。”

刘尚清听后气得浑身直打哆嗦。他在门口转了一百多个圈子也没想出丝毫的办法来。他不时地大骂：“日本人太霸道了！好狠毒啊！”他一屁股坐在沙发里，两手抱着头，冥思苦想着当前应该怎么办……

警备森严的大帅府，不时有汽车开进来，一些官方要人接二连三地来要求看望大元帅的伤情，都被刘尚清挡在了门外。他委婉地说：“大元帅在静养，现在还未息下火气，我不好放您进去。你瞧，大帅已经摔了三个茶杯了。”他说着指了指桌上的碎杯碴子。

那一堆三个颜色的碎茶杯碴子，每一片都好象眨着张作霖那双眼睛里喷射出来的极其严厉的光，使人看了生畏，这些来人见了不得不退身告辞。

五姨太来了。她端着翡翠碗，说是内院的太太们推举她来给大元帅送药，如果见不到大元帅的面，她死也不回去。她叫身后的佣人铺上绣花鹅毛圆垫子，自己跪在上面，双手捧着碗，眼泪一对一双地往下掉。

这下子可难坏了刘尚清，他重重地打了个唉声，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呐！五姨太，我刘尚清拦不住你那片忠贞，你进去吧！”说着，便伸手搀起了五姨太，自己闪身躲开了门口。

五姨太刚走进门几步，忽听里边问道：“谁进来了？”五姨太听出是大帅的声音，赶忙答道：“是我呀！五姨子！给您送药来啦！”平日里大元帅爱称她为五姨子。

“你给我滚蛋！”接着从里面扔出一只皮靴来，扔的力气不大，皮靴打在了门框上。当时，把五姨太吓得扔掉了手里的翡翠碗，就从屋里跑了出来。她双手捂着脸说：“大元帅他，咋的了？”刘尚清见了，赶快过来安慰她：“大帅火还没消，等过几天消了火，我想他是会见五姨太的。”五姨太淌眼抹泪地走了。

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派人到大元帅府，送来南满铁路交又点炸车案真相的材料，并附有负责警备该地的东宫大尉的目击谈，言称：当天上午三时半，日军发现有南军便衣队十余人在车站附近活动，日军开枪击毙两人，在死者身上查出“国民军招抚使”的证件及俄制炸弹，并扬言正在捉拿在该地区活动的共产党。日本陆军省就这些情况也发表了公报。日本驻奉天领事馆要大帅府在这些材料上签字。

刘尚清看后很为难，过了半晌才说：“我无权签字，只能把这些情况读给大元帅听。”随即持材料入内室去了。

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刘尚清才出来，他面带难色地将材料全部退给了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派来的人，说：“大元帅听了很生气，他把材料夺到手中看了其中重要部分，然后扔在地上了。”他边说边用手帕擦着脑门上的汗珠。日方来人看碰

了钉子，不得不小心地拿走了材料。

日方来人刚走，活动在张作霖和日本人之间的特务——豆腐西施老四就坐着汽车赶来了。她满脸泪痕，非要闯进内室看大元帅不可。她说：“我们彭家有今天，全是大元帅的照顾，如今大元帅受了难，我不能当面慰问他，那就简直连猪狗都不如了。”说着，她哭了起来。

这工夫，护士手里托着白盘从里屋走出来，白盘里堆放着染着血的绷带。豆腐西施老四惊讶了，她扑过去用颤抖的双手抓了一把，绷带还温乎乎的，当时险些晕倒在地。刘尚清见此，便亲手给她倒了杯温开水，说：“大元帅这阵刚换完药布不能接见你，你回去吧！过几天大元帅是会见你的。”豆腐西施老四无奈只好回身走了。

当天中午，大元帅府公布了张作霖的伤情：体温 $37^{\circ}2$ ；血压正常；有时头晕，不经常地眼花；左手有些微抖；试着站起身来三次，往前走七步半。

此间，城内中街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被招进大帅府。他带着已经磨好的各种规格的眼镜片，来给大元帅配花镜，足足调换了十几副镜片才合适，把大帅医官忙得逼身是汗。最后限眼镜行在三日内将眼镜配好，并要求眼镜腿要长一点，因为大帅头上缠着药布。

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署，收到英国总领事窦尔慈为大元帅被炸所致慰问函：

敬启者本总领事现接北京公使蓝博森训令，因阅本总领事六月四日电，惊悉大元帅旋奉被炸，竟遇奸诈拔

弄凶险，甚为惋惜，特以个人友谊名义致函慰问并庆祝

贵大元帅脱离危险安全无恙敬希帅座查问此致
大元帅张

英国总领事窦尔慈

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六日

刘尚清省长要交涉署草拟的复函，送交大元帅审批，然后缮发。

奉天交涉署复英领事函

敬复者，顷接

贵总领事，致张大元帅函，阅悉驻北京贵国公使，因张大元帅回车遇险，以个人友谊，致函慰问等因，已转呈张大元帅，奉谕，深为感谢，贵国公使，及贵国总领事之盛意，现张大元帅，伤口已渐平复，正在医生调理之间，谅不日内，当可复原，敬希贵总领事，转达贵国公使为幸，等因奉此，相应转达鸣谕，此复驻奉总领事 竊。

缮发。

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七日

紧接着德国总领事致交涉署高清和署长，介绍德国外科医生伍礼士。

译德国总领事致署长函一件。

高署长阁下，敬启者，今日闻大元帅、吴大帅、莫总长及各要人受伤，无比伤感之至，鄙人正思如何帮忙之处，忆及德医伍礼士，曾在柏林医院服务，对于外科深有经验，对于受伤者，理应尽力调治，兹特介绍伍礼士博士，本馆翻译白君可以偕行，专此敬颂。

勋安

贝特克谨上

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四日

秘书沈祖同译呈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刘尚清亲自手持该函件，面禀大元帅过目，入内室不久，即刻传出大元帅口谕，回函致谢。

交涉署长高复德国总领事函

第十四号敬复者，接准来函，祇聆种切，足征隆情厚谊，不胜感谢，现在大元帅以及受伤各要人，正在医治之中，一时未便遽易生手，所云伍礼士博士，外科经验宏富，与白翻译官偕行一节，应请暂从缓行，贵总领事及伍博士等雅意，已代为转达矣，尚祈鉴察为荷，特此布复，敬颂台祺。

高清和鞠躬六月八日缮发。

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

这两份致敬函由刘尚清亲禀大元帅后，并由大元帅亲笔批复，接踵而至的各国领事及驻奉天外国要人，均纷纷发